往事鈎沉

剪報隨筆

木子

前些日子整理有等身高的剪報，心裏油然想起剪報的往事。

說起剪報，我在讀中學時就有這個癖好。當時，班上訂了一份《中國青年報》，同學們看後，我就把喜歡的文章剪裁收起來。一九六八年下鄉當知青後的一段時間中斷了，因爲生產隊裏無報可讀，自然也就談不到剪報了。一九七〇年知青招工到了吉林油田，開始在基層，班組僅有的一份《工人日報》，工友們看完油蹟斑斑，根本無法剪輯。這是我剪報生涯中兩段最遺憾的時光。一九七二年，我被調到油田機關做宣傳工作。宣傳部訂了國內發行的所有報紙，讓我高興得不得了。但是有一條，這些報紙是作爲資料收藏的不能剪，只好把看好的文章抄錄下來，這是我茶餘飯後一項最重要的活動。一九七五年後輾轉在省市機關工作，剪報又回到我的生活中，成爲至今最樂此不疲的事情。

我比較喜歡的是人物介紹、典故、軼事、雜文、散文、保健知識，剪下的報，我就按這些內容分類收藏。集腋成裘，收藏多了就顯現出它的價值。前年，我把收藏的有關養生保健方面的文章送給省老齡委，他們將這些文章選編成書《老年人健康生活參考》，送給老同志。老同志們看到非常高興，不少老同志說我做了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

說起剪報，我最要感謝的是《大公報》，二十多年前，我的好友邵幹先生出任《大公報》東北辦事處主任，他送我一份《大公報》，自此我就成了《大公報》的忠實讀者，以後幾任主任下來，都保留了我這個讀者。我特別喜歡《大公報》副刊「大公園」，「大公園」裏設有很多欄目，如「人與事」、「燈下集」、「文化經緯」、「文史叢譚」、「流動空間」、「如是我見」、「域外漫筆」等等，前些年還有個我很喜歡的「隨想錄」，包括巴金這樣的大作家都給這個園地寫過文章。這裏的文章在我看來都是精品，即使有些文章的觀點不能苟同，但也非常值得一讀。每天收到《大公報》，我都認眞地看《大公園》上的文章，積以時日，受益匪淺。閱讀使我思想更加成熟，閱讀豐富了我的人生閱歷，《大公園》成了我生活中須臾不可離開的東西，每天看不到《大公園》就好像缺少點什麼。自然，好的文章我都剪裁分類收藏。現在有的內容也成規模，我在計劃把這些收藏奉獻給更多的人，「奇文共欣賞」嘛！

「八十後」和「九十後」

嚴詩喆

自由談

「九十後作者」這一說法的提出是相對於「八十後作者」而言的，這在我看來多少有點「跟風」的嫌疑。但既然人們不可避免地將九十後和八十後進行比較，那在談「九十後」作者之前，讓我先談談「八十後」吧。

中國的改革開放步伐日益加快，社會經濟飛速發展，爲「八十後」作者群體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在相對優越的經濟條件下成長起來的「八十後」作者，個性鮮明，情感豐富，這體現在文學創作上，出現了一批極具表現力的文風大膽張揚的作品。

順應這樣的趨勢，近年來，一些小有名氣的「九十後」作者陸續湧現，嶄露頭角。作爲年輕的一代，他們滿懷鬥志和憧憬，憑藉過人的天賦和才能，創作出別具一格的文學作品，形成了一種引起世人關注和重視的文化氣象。面對鋒芒畢露的「八十後」，「九十後」正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向社會帶出這樣一個訊息：他們將迎頭趕上，努力超越，開創屬於他們的新時代。

然而，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我隱約感覺到成長中的「九十後」作者群體背負着一個略顯沉重的包袱，尤其當世人習慣性地將「九十後」和「八十後」進行比較的時候。這樣的包袱來源於他們對未來的憧憬和對夢想的執著，來源於社會對「九十後」所寄予的厚望，也來源於這種盲目而不公的比較。這個包袱讓一些「九十後」有點喘不過氣來，給他們帶來浮躁和不安，甚至盲目地以追趕「八十後」爲目標，而忘記自己執筆創作的初衷。

年前，有兩個關於作者收入的榜單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一個是「中國作家富豪榜」，另一個是由此派生出來的「中國九十後作家富豪榜」。其中，後者頗受爭議。有的網友認爲，這榜單的製作反映了「九十後」的整體失落和示弱。這篇文章是這樣說的：面對「八十後」韓寒、郭敬明、張悅然等叱咤文壇的人物，表現欲極強的「九十後」極力想引起公衆的注意，這「榜單」正是他們「炒作」的手段之一。這是一種不健康、不自信、甘於示弱的表現。

看到這些，筆者心裏是很矛盾的。一方面我確實佩服這榜單製作者的勇氣，而另一方面，這犀利的評價確實讓自己這個「九十後」產生困惑和思考。我不斷地問自己：「我們該怎麼辦？」「我們能否不跟風，走自己的路，做最好的自己呢？」

我不知道其他人開始並堅持執筆創作的原因是什麼。就我而言，除去家庭的引導和學業的必須，靈感和興趣是我創作最重要的動力。也就是說，筆者從未想過要以「九十後」的身份跟其他年齡段的作者進行比較，尤其是跟「八十後」進行比較。因爲，我總覺得，按出生時間來劃分作者和作品不大妥當，也不太科學。假如非要如此劃分和比較，那麼「九十後」對「八十後」該選擇模仿還是超越呢？

著名作家王安憶是這樣評價「八十後」的：「我暫時看不到跟『經典寫作』接軌的作者，我不曉得爲什麼，也不敢對『八十後』們發言，因爲他們一個個罵起人來都挺厲害的。」王安憶的這番話蘊藏了兩層意思：一、新生代的文學青年在文化修養，尤其是古典文化修養上，仍有所欠缺，這是導致他們的作品「沒有昨天」的根源。因此，他們需要多閱讀經典，從中汲取必要的養分，積累豐富的文化內涵，以此作爲文學創作的基礎和支撐，提升作品的深度和廣度。二、年輕的作者應學會保持謙卑。因爲，不管你取得了怎樣輝煌的成績，你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的。對前輩的尊重和感恩是作爲後輩的我們不可拋棄的。我想，王安憶對「八十後」的評價也可看作是對「九十後」的現實警醒。

筆者從小就比較喜歡經典的東西，因爲經典是經過了社會和歷史的檢驗而歷久不衰的。再加上自身從事國學專業的學習和研究之緣故，我深深地明白到文化傳承的重要。當面對中國幾千年浩如煙海的古籍時，我便知道，這屬於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能爲我們的文學創作增添力量。於是，我努力讓自己靜下心來、沉澱下去，邊研讀、邊積累、邊斟酌、邊寫作……

對於這幫「九十後」，我不知道他們到底能走多遠，但我覺得他們能比「八十後」走得更遠，只要他們願意利用時間和精力去積累、去沉澱。他們帶着稚氣，但他們充滿夢想；他們爲無敵的青春高歌，同時，他們要堅信積累的力量。他們要看到自己的不成熟，敢於坦誠地面對它並立志去改變它，只有這樣，才能做到理想中的「超越」，否則，只會被牽着鼻子走。他們要走自己的路，要有自己的步伐和節奏。對於社會，我想說的是，請不要用評價「八十後」的標準來評判「九十後」，因爲他們不是「八十後」，而是成長中的「九十後」。請大家爲他們留下成長的空間，給其證明自己的機會，證明他們能走得更沉穩、更堅定，證明他們比你們想像中要自信、要勇敢、要堅強！請相信，「九十後」都有一雙隱性的翅膀，帶他們飛到夢想花開的地方。

杜月笙開堂會

白頭翁

閒話煙雨

杜月笙何時好上京劇這口兒，實無準確的說法。

但上個世紀二十年代上海青幫會有句傳言說得倒也靠譜：說杜老闆何時入的幫，就何時入的腔。我掐算一下，杜月笙應在十六歲上就是京劇票友了。一個玩槍、玩命、拼世界的青幫大亨、上海黑社會龍頭老大偏偏喜愛梨園之調，絲弦之曲。

杜月笙不是附庸風雅，裝瘋賣假，他是眞心喜愛，摯心追求這門藝術，幾近痴迷，幾近痴情。杜月笙不但是位「票友」，而且是位「高票」。這在三十年代的上海灘乃至北京城、天津衛的戲圈裏幾乎無人不曉。公認杜老闆愛戲、懂戲、會戲。杜也曾心滿意足地說，自己是天下頭號戲迷。

上海的京劇名角兒就不說了，京、津梨園名角兒大腕凡到過上海的，幾乎沒有沒「敎」過杜月笙唱幾腔走幾步的。杜月笙和「四大名旦」之首梅蘭芳相交甚深。甚至和梅蘭芳配過戲，兩人同台唱《四郎探母》。和梅先生同台唱戲，戲配得還很「舒服」的，天下能有幾人？杜老爺子算一號。

據說當年馬連良到上海灘唱戲，杜月笙請馬老闆把調。馬連良派大，氣勢也大，杜月笙唱的是《空城計》，馬派唱腔的看家戲。馬老闆穩穩地坐在那兒，紋絲不動，一言未有。聽完起身告辭未發一言。戲行的人都知道，馬老闆是金口難開，杜月笙又唱的是《空城計》，扮的是諸葛亮，誰都沒想到，馬老闆走到客廳文房四寶前提筆寫下四個字，馬連良的字寫得漂亮，一個字值一個大洋，要知道當年齊白石剛到北京畫才二塊大洋一幅。寫完擲筆轉身神仙似地走了。杜月笙呆在那兒一動不動，彷彿呆傻，又好似中風，杜府上下一陣亂忙，要請德國大夫。後來方知，杜月笙是被馬連良的題詞陶醉了，深醉其中。那四個字是「可掛頭牌」。杜老爺子堪稱是位藝術家了！

一九三一年六月，杜月笙因家鄉浦東高橋修建的祠堂落成，要唱三天堂會。這次堂會唱得可謂開天闢地，空前絕後，請了上萬名賓客和好友，擺了一千二百多桌酒席；爲辦這個堂會，杜月笙專門修了一條四公里長的柏油馬路；一座可停客輪的碼頭；每十米挺立着一名保安，維持秩序，用浦東話講，派頭大得不得了。北京去賀喜的人看了後說，比皇上出宮還威風，還隆重。可謂「天下第一堂會」。其實那都沒誇到點上。

開堂會的亮點在請角兒，誰來唱堂會才是關鍵。杜月笙懂行。

杜老爺子老道，沒敢開口點角兒，他要南北名角兒薈聚，缺了哪方哪位都不行。叫管家去麒麟童府上，恭請周信芳老闆點角兒。

周老闆也譜大，定坐觀書，良久，方起身唱名，果然梨園大家，南北梨園大腕名角兒，一口氣唱出五十七位，然後微微一笑，用京劇京白：「請杜老闆過目，不知有遺漏否？能不能悉數請來？吾不敢包言。」那位管事的也極精明極懂事，也換一口純京腔京味京白：「您老請好吧！」

十八抬大轎接余叔岩

京劇名角兒不是那麼好請的。余派老生唱腔的創始人余叔岩就請不動。余老闆派大，拿着杜月笙的親劄三請不動。只說一層意思，當年號稱「冬皇」，在梨園最負盛名的女老生孟小冬就是余叔岩的關門女弟子，這位孟小冬曾在京劇戲壇紅極一時，先嫁梅蘭芳，後嫁的就是杜月笙，從中圍繞着戲劇姻緣，流傳着一段又一段至今仍傳而不衰的動人故事。

余老闆戲好脾氣大，甩了一句：「除非拿十八抬大轎接。」沒想到杜府眞的在京城租下一台十八抬大轎，直抬到余老闆府上。余叔岩這才不好意思地出門降階而迎。爲杜月笙眞誠所感，實因身體確實欠佳，人未到但心到了。杜府管事亦非「俗手」，朗聲應道：余老闆心到即人到了。雙手高捧戲份送上，在梨園傳爲佳話。

杜月笙不愧上海灘大佬，堂會開得「山呼海嘯」「排山倒海」一般。被報界公認是「民國第一堂會」，請的貴賓猶如請的梨園名角兒，都是曾經叱咤風雲，一跺腳八方亂顫的人物。蔣介石、徐世昌、曹錕、段祺瑞、吳佩孚、張宗昌，上海地界上的大企業家、大金融家、大買賣家，甚至上海十大報業的社長總編都有匾額花籃送到。連遠在重慶、北京、廣州、新加坡的大亨大爺們都早早趕到上海，能不能被邀請，能不能贈上戲柬是一種身份、地位的象徵。

杜府開堂會那三天，上海灘上鴉雀無聲，連黃金榮的大世界都歇業，有頭有臉有爵有鈔票的大佬通通去了浦東。以至於交通堵塞，車馬不行。當時杜府爲堂會專門準備下十五輛轎車、一百五十輛人力車接站接碼頭。再加上南北政界要人，各種大佬名家都自備車隊，結果浩浩蕩蕩，眞乃車水馬龍。即使如此，仍有許多名角兒不得不徒步前往。據報載，像楊小樓、程硯秋這樣的名角兒竟然是徒步前往，連梅蘭芳也是坐了一輛獨輪小車前往。據老人們回憶，百年上海未曾有過。誰敢讓梅大師自己乘一輛小獨輪車去唱堂會？

據說當時日本駐上海總領事亦中國通，酷愛京劇，得知杜月笙開堂會先是坐等請柬，左等不來右等不來，心急如焚，這位總領事是出名的日本大特務，看戲爲表，搞特務外交活動爲實。無可奈何，派專人前去索票。被告之，杜家祠堂開賀，不請外國人。撞回來以後，急得日本總領事抓耳撓腮，又派專人持函帶一大「黃魚」前去買票。那年月一條大「黃魚」即十兩黃金，日本人勢在必得。沒想到杜公館當面碰回來。義正嚴辭地告之，開堂會我們杜老闆放的「黃魚」遊滿黃浦江，不差日本人這條！

杜月笙的堂開唱得可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梅派、余派、程派、譚派、馬派、楊派，唱得人如醉如痴，誰見過中國梨園最拔尖、最唱紅的五十多位大師同台獻藝？且人人都是拿出自己的絕活？

杜月笙的堂會一共開了三天，唱了四十多個戲碼，三天大戲該排誰壓大軸？也是難事。最後首日梅蘭芳演《穆桂英掛帥》壓大軸；二日馬連良唱《借東風》壓大軸；三日南派麒派創始人麒麟童周信芳唱大軸演《徐策跑城》，眞乃空前絕後，哄動一時，唱紅一世。

杜月笙（作者供圖）

馬連良《空城計》劇照（作者供圖）

杜氏家祠落成，杜月笙（後排左六）與一衆名藝人合照（作者供圖）

不抱怨的力量

翟傑

人生在線

樓下新開了一家進口食品超市，從大大的落地玻璃窗望進去，商品琳琅滿目，我經常去那裏給女兒購置一些零食。一來二去，和老闆也就熟了。

那天，我又去超市買東西，老闆正弓着身子往貨架上擺放剛到的商品。我挑選了幾種不同口味的餅乾，準備付帳。這時，門被推開了，幾個小孩嬉鬧着跑進來。他們像進了蟠桃園的猴子，左拿右放，興奮異常。可能由於過於激動，在一陣你推我搡之後，一整面貨架上的食品如多米諾骨牌般依次倒下，並紛紛跌落在地上。孩子們應該是嚇壞了，笑聲戛然而止，空氣瞬間凝固。我們都把目光從雜亂不堪的地上挪移到老闆的臉上，孩子們好像也做好了準備，等待一場暴風雨的來臨。

「沒事。」溫柔的聲音緩解了凝固的空氣：「別害怕，我再擺上就是。」

孩子們驚訝地看着他，看着那個他們認爲本該發怒的老闆，那個滿臉鬍茬的男人。他站起身，緩步來到貨架前，弓下身子，收拾起來。孩子們滿臉愧疚地站在那裏，似乎並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幾分鐘之後，他們回過神來，開始用稚嫩的小手幫着老闆整理櫃枱。我被這一幕深深地感動着，不忍離開。

孩子們走後，我問他，爲什麼不發火？甚至都沒有一句埋怨。他笑了，說：「有什麼用呢？無非讓自己解解氣，但不還得收拾嗎？弄不好還嚇壞了小孩子。得不償失的！」

我頓時覺得，眼前的這個粗獷的男人從骨子裏散發出一種力量，一種不抱怨的力量，那是世界上最美妙的芬芳。

小時候，我喜歡在布滿陰涼的大樹底下，看着一隻隻螞蟻把從遠方覓得的食物抬進洞去。有時，我也會惡作劇般的用樹枝撥弄或者趴在地上使勁吹口氣，瞬間把它們送回原點。然而，我發現，每當遭遇這樣突如其來的「意外」，螞蟻們總會抖抖身上的塵土，繼續重複起剛才的動作。當我再次使用這種「手段」，它們依然不緊不慢，不急不躁，不慌不忙地重新來過，沒有不安，沒有躁動。每次，都是我輸。現在才明白，它們身上也存在着這種力量，一種不抱怨的力量。

我還親眼見過這樣的場景，樹枝上鳥兒剛剛築成的窩，在一夜的狂風暴雨之後，那溫暖的巢被吹得散落一地。我本以爲牠們會另覓良處，但是幾天之後，一個新的家又出現在了那裏。

我還親身經歷過這樣的事情，一篇費盡心思寫好的稿子，因爲儲存不當，再也無法打開。雖憤怒抓狂，卻無濟於事。去衛生間洗把臉，到陽台轉一轉，之後打開電腦，重新寫過。竟然發現，文章比之以前更加耐人琢磨。

你是否也有類似的遭遇，辛辛苦苦一陣子付出的努力，最終卻被別人搶了功；好心成人之美，卻被人誤解爲另有企圖；珍藏多年的心愛之物，遺失在某個不經意的瞬間……

當你眞的學會了不抱怨，內心便會繁衍出寬宥、釋懷和快樂。一個快樂滿身的人，又怎麼會讓世間的種種繁蕪瑣雜困住手腳呢？

人與事

蕭紅心無旁騖

陸琴華

一九三九年五月的一天，身爲復旦大學教務長兼法學院院長的孫寒冰，來到了歌樂山，原來早已馳名文壇的蕭紅和端木蕻良蟄居在這裏。

抗日戰爭爆發後，復旦大學遷至重慶北碚，孫寒冰來到蕭紅在歌樂山暫居處是來邀請蕭紅到復旦大學擔任文學課程教授的。那時的端木蕻良已經在復旦大學從教多日了，成爲復旦大學新聞系的兼職教授。由於日本鬼子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時局動盪不安，物資嚴重短缺，物價飛漲，人民生活受到嚴重影響，一些文人學者紛紛到大學裏兼課，通過兼課賺取薪水來貼補家用。那個時候的蕭紅和端木蕻良已經結爲夫妻了，可是日子也不怎麼好過，蕭紅如若也能到復旦大學裏做兼職教授，自然也能減輕端木蕻良的一些負擔，改善一下捉襟見肘的家庭生活。

可是，孫寒冰話一出口就立馬遭到蕭紅的拒絕。一九二七年秋天，蕭紅考上東特女一中，也就是哈爾濱東省特別區區立第一女子中學。不久，蕭紅就以筆名「悄吟」開始在校刊上發表《去吉林之遊》的作品。儘管這是一首小詩，可是極大地激發了蕭紅寫作的熱情和調動了她寫作的積極性，蕭紅一拿起筆彷彿來到昔日家裏的那一處後花園裏。這後花園裏有花有果，有菜有蔬，有蟲有鳥，紛繁多姿，變化萬千，小小的蕭紅迷戀文字就像迷戀着大自然——家裏的那片後花園一樣。原來書寫文字讓她知道了這個世界上無窮無盡不爲人知的美，單憑這一點，蕭紅就不能放棄文學創作。後來當蕭紅因爲抗婚從家鄉呼蘭逃出來時，就下決心要以賣文爲生，覺得賣文爲生對於她來說是再理想不過了，因爲寫作是她最愛的。

自此，蕭紅的寫作才華如遍地開花，也就是她走到哪，哪裏就有她的作品。一九三二年秋天，蕭紅應「新年徵文」寫了一篇短篇小說《王阿姨之死》，發表在哈爾濱《國際協報》上，博得了讀者和文藝界一些有識之士的熱烈好評，這一成功更讓蕭紅插上了寫作的翅膀。在短暫的三十一年的生命時光裏，蕭紅爲讀者創作了不少膾炙人口的作品，也就不足爲奇了。如紀實散文《棄兒》，短篇小說《看風箏》《腿上的繃帶》《太太與西瓜》等。一九三四年九月，蕭紅在趕往上海的日子裏又完成了中篇小說《賣場》。旅居日本的半年時間裏，也就是從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起到一九三七年一月九日，蕭紅克服漂泊在海外的不利因素繼續創作了大量的文學作品，爲《大滬晚報》撰寫紀念九一八事變的散文《長白山的血跡》，爲上海作家雜誌社撰寫的《家族以外的人》。出版的散文集有《商市街》，散文與短篇小說集《橋》等。說眞的，自從家鄉呼蘭逃出來以後，蕭紅像無家可歸的鳥兒一樣一直沒有過上一段安逸的日子，相反都是在顚沛流離中生活，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先後到過的地方有哈爾濱、北京、青島、上海、臨汾、西安、武漢、重慶等地，最後葬身於香港，不論到了哪裏，環境如何惡劣，蕭紅始終沒有放下手中的筆。蕭紅常常情不自禁地想：「也許自己的睿智，只在於寫作了吧。而寫作，可能是我一生唯一擅長並且做到極致的事情。」電影《蕭紅》裏也有一句類似於這句話的台詞：「再也沒有什麼能夠阻止我寫作了，連死也不能。」

「心清如靜非寡歡，無喧無囂無雜念。旁音何能入其耳？鶩似飛雲閉眸息。」由此可知，蕭紅於寫作的心思集中，專心致志，執意拒絕孫寒冰的一番好意不是一時衝動，隨便說說而已，而是有備而來。所以蕭紅在重慶休息幾天後，不無感慨：「我不信仰任何人，也不標榜自己追隨任何黨派，我唯一愛之如生命的，便是手中的那一支筆。」後來，也就是端木蕻良在蕭紅去世以後寫的一篇追憶文章——《我和蕭紅在香港》裏也說：「蕭紅對於創作有一種宗教般感情，她認爲一切都要服從創作。」